

# 目次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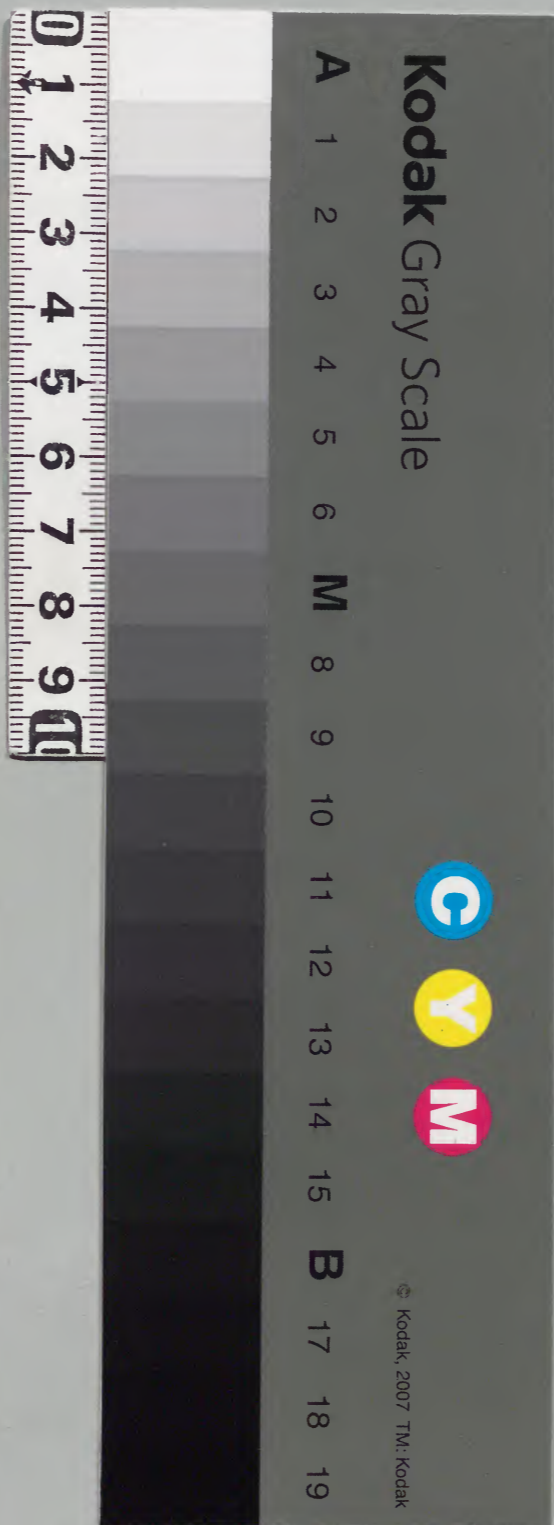
百八十二

書 冊  
一〇五二〇 號

和書門			
三三五	一七一	七九	一〇五二〇
冊	架	函	號
類			

內閣文庫		
一六〇	一〇五二〇	和書
函	三三五	冊
一五	架	號
類		

內閣文庫	
番號	和 10520
冊數	335(193)
函號	160 152





牛十四下

教部省

寅庚

天晴傳聞經房弼感追討之間

奎庭申詞

之仁心

晚頭雅賴弼未談世間莫出余示合三位中

將改名之間莫中將若良經九郎若義經也

良年義

其訓惟同義經須改名也而敢以不

改然間忽類刑人減元於今者中將之改名

高在

及異議

之

擇申云良輔經通云輔字九條殿御

丙一三六六九號

神木之載

卷經通雖為公卿之名無彼子孫當時非可  
憐被用有何憂哉之者以此趣向雅賴今  
日公卿名雖不步任經通為勝被用宜欣  
入夜為方遠向臺廟之則必必少而後以不  
十二日拜回天晴之隆職宿祿素談世止憂  
入夜克長奏上有申憂之全不台一外中  
義經行家亦可召奉之由被下 院宣云  
其狀云天部對國對所忠也信之間

被 院宣係源義經同行家巧及逆赴西海  
之間去六日於大物濱忽逢逆風之漂淡  
之由雖有風聞云命之希非無執疑早作有  
勢武勇之輩尋搜山林川澤之間不日可令  
召進其身當國之中至于國領者任此狀今  
遵行於庄園者觸本所致沙汰是巖審也  
勿懈緩者 院宣如此悉之謹批

十一月十二日太宰權師經房奉和泉守殿

件札遣和泉守行輔許莊也被下諸國御教  
書皆如此云々件兩將昨日蒙可討賴朝之  
宣旨今日又預此本院宣世間之轉變朝務  
之性忽以之可察可彈指云々或云爲  
十三日壬辰天晴關東武士多收入洛云々  
參河守範賴爲大將軍可上洛云々或云爲  
奧之疑留置坂東云々實詭未聞  
十四日己丑天晴前源中納言示送曰相摸

國任人

其名有及

夜前入洛入來申云京夏十月

廿三日聞候範賴并公顯僧正廿二日下着

然而範賴成悼直不申粗披露傍革云々

四日堂供奉養年時亥始申剋終願至淨衣云

布施物之長橫百八十合導師馬廿正十

置正讚衆廿口各三正一正自廿四日有上

浴沙汰有久廿七日出國次官親能今四

日之後可出國云々賴朝一定可京上之

由風聞已超足極矣之由於路頭所乘也非  
如先々決定可上治之由下知即從亦云々  
若宮別當逢美乃國云々云其七日云々  
京都子細不委云々  
今日靴季來語入洛武士云之氣色太有恐  
云々大畧天下大可乱法皇御邊憂極以不  
云々云々擬原代官下向播磨國追出小日  
男倉公付封了云々件國院分國也

佛巖聖人來余問法文夏末  
今日又有安來語云云三日云々女房冷泉殿  
奏院法皇眼前被作云今日可奏向攝政  
可申之據世間憂於今者雖帝王雖執柄更  
不可道匪辱今度之怖畏借案次亦偏朕之  
運報之盡也何必賴朝忿怒之由有其聞據  
改之邊憂不受之由自元風聞古府邊憂  
殊賢相之由今庶幾云々云其比再三有申旨

然而依朕之擢苗不遂其意今度定重有申  
受欵於今者非朕刀所及仍未聞其更以前  
遠目避職古府令沙汰天下更穩便欵但自  
是了使上下不可申只伺氣色可告也  
即馳奏據政系更勅詰之趣之處其氣色甚  
不清殆彼處御便之過急一切無御返報只  
奏上可兼候許被示更朕後不足言彼日不  
歸奏翌日也日奏上奏此旨其後無沙汰云

云者己上語此更若實者法皇作尤可謂有  
理致欵允如此更只天運之令然也但亂代  
執朝之柄更大不可心法皇與當時攝政尤  
相似父子君臣也疎遠不得心之愚翁大以不  
足其器又不叶時議欵林不精不實中法皇  
傳聞三條宮息年未幾被坐地陸之宮生年十  
九雖如  
元版未一昨日入浴賴朝之沙汰云  
有名字  
木五日甲午日曜天晴人日終日念佛隨

發致信心是自去月思企每月十五日可修

此行也指有公夏者雖他日只亥剋終之

今日依寂上吉日始祈未近日罔卷嗽

付冥顯在其恐仍只為拂不詳厄會并怨家

之咒咀也

不動護摩法予於無動

愛滌王護摩宗嚴阿闍梨

尊星王供行殊律師

一字金輪供座主金

十年供智註阿闍梨

尊勝聖觀音未念誦行曉法

藥師大威德未念誦靜暹阿闍梨

日吉仁王講經山阿闍梨

佛眼供觀性法橋件祈日未所修也然而

此日有存宮下定高倉院女王生年六歲母

先乾釋申之上御名



十六日未<sup>乙</sup>天晴已剋越後前司宗雅朝臣

味語云去比余家招出納男於攝政家擗釜

殿之間狼籍出未件出納男還被召籠政所

而攝政聞此受大歎息處而被免高依朝臣

兼作百件男誘示云此受我不過之由年所

達下官之詞哉之由內有攝政氣色之由

顯系<sup>宗雅</sup>息也所示也云余驚而尋問之處莫

實也召問出納男全無所于披陳仍付件宗

雅送攝政之許被返送之時可給揆非遠使

欽宗雅內云今日罷下御物忘又私有障

明日可奏也

今日定能可<sup>未</sup>雖為服假陰服子仍所謁也

是先例也但法家不甘心云今日春日祭

可立幣之日也余家中斬有不審<sup>天下</sup>受<sup>也</sup>穢

仍自川原欲立而陰陽師忽相遠及亥剋在

宜奏上仍發遣也定能<sup>宗</sup>能<sup>宗</sup>狎云法皇明後日

可奏給八幡又可存日吉御幸云々  
被下頼朝追討宣旨之間更余申狀達關東  
有歸伏之由世間諛哥此更還似有恐無由  
更致傳聞近日白川邊顛倒之堂舍土住  
還之車偏用薪此更猶以為罪業之處於今  
者破取佛像云々の金色云秋色散々亦破云々  
佛鉢為薪云々聞此更神心如屠錐云末世  
爭有如此之更哉國土之亂逆只如此之漸

也武士之郎從并京中雜人亦所為云々可  
悲々云々或人云頼朝決定可上浴云々頭  
弁克雅送書於季長大將中將士惟可奏五  
節之由中將辭退大將領快云々  
十七日中西初雪積庭上申刻大升託頼業  
未呼前示合中將名可改哉否之由申云雖  
不改何更哉若改者可用良輔良輔 経通 共  
也櫻申於経通者公卿名猶可被避云々大将

中將賦雪詩

題云雪中思故鄉方一字有各序并奇古當座更也

會者不及廣此日春日吉田亦祭也

上中依穢也引自河原立吉田幣吉田亦祭也

十八日酉丁天晴梅宮并平川祭也自川原

立梅宮幣如例自一昨日至今日神更如例

余聊因心有悼更仍自川原所立也酉入夜

勝中細言定能未又有安未云舞人近久

語云件近久在內西有近習者九月日本大藏

卿奏經詔可然之人入道開白可執行天

下之由銘構云禪門相國并資貫入道同

心云去七日及若宮別當云云賴朝之事

奉祝彼奉國之八幡今宮為法皇御使不可

別當也仍有此号云為法皇御使不可

知食天下政之由被作遣彼次奏經達件結

構之趣云如此之更偏春日大明神之御

諫如非人力之所及欲如此之說不可注付

就中下者之事所言甚不可閑入然而後代

為思合故所記置也。此更傳聞之次才已  
及實說云々。傳聞賴朝卿決定出國當時  
就駿河國自彼國先立上洛之武士說云々  
其後於秀河遠江邊一兩日可逗留云々計  
入洛之行程可及今月廿五六日云々或說  
又聞九郎十郎退散之由自路可尋因云々  
然而多分上洛之由所謳哥也猶不信更之  
招出納丸昨日今相見定雅獻堪政家付使

被返送之今日神更仍昨日可給換非遠使

十九日 戊戌 天晴陰晴不定 疑塞殊甚招

出納丸賜換非遠使明基了物忌也

大將亦有詩

廿日 己亥 自隆職之許進僧更聞書去夜

彼行云々義經行家亦可奉取法皇之由風

聞之間寄更於追討所彼之御祈等有効驗

之故彼行賣也 不奉勤君無為而退散仍法  
為御祈之驗也

平、永弁

座主 全法賞讓

權之僧都定果

日御祈五増法賞

權小僧都寬鏡

法眼宗通

同法僧正定通

權律師俊通

同法法平俊隆

寬經

同法法平兼毫賞讓

園城寺大寶院可買阿闍梨二口

同御祈法平真四金

剛童子  
法賞

已上御祈賞

宮崎宮換授道清

太上法皇御幸八幡宮賞度借讓

廿一日

庚子

天晴大原野祭自以原奉幣

神存如例以大將有豐明蒞會習祀又有詩

賴朝上治次定面了

廿二日

辛丑

天晴此日五莖奏入也

公卿二人

權中納言經房新受領二人

内大

臣知行殿前

女將依催奏内直衣如例上紅梅織物衣



其公長者雖非先祖已彼一族也中絕之祭  
用換惟同然則被優衰老之上蔭強不可為  
後進之訴訟歟左右之間宜在坐斷歟者以  
此越可被計會奏之狀如件  
公宣頭領案至十一月廿二日  
今夜送舞姬裝束於內大臣師納言亦之亭  
以馬助國行送內府之許納衣管蓋  
件蓋使將還先例也  
晨抄晨以經奏送納言之許色目同前

內府自不出之知行之善作國之勤也然者  
雖不可必違職更其管已丞相之經營也近  
代又如此之變更無差別仍隨宜差違  
更也

臣到太將歸未攝政之外隆忠  
出薄賴實

廿三日  
寅天晴傳聞賴朝聞義經行家亦

退散之由早以歸國云

又傳聞秦經結構之趣以入道園白可令違

攝政之聞大以歎息即以女房奏院云天下

不可知食之由人人結構敢不可有御兼

引犯只如本可有御沙汰也云院御返受

之可遁世受之系更非依人人勸朕自所案

也云世之運云身之運更以不可執看出今

者一向思往生之大受之不懸定殃之系深

之而廢幾也朕雖不知天下執柄之運全不

可依其受己上御返臣勅定云攝政不整政

受之由人口雖塞致攝錄之初殊親右府

之彼間殊遠失受不聞欽近事頗殊遠欽

尤便猶示合而受可有沙汰云云先

日可被避所職之趣內人有天氣而不申其

在古此奏請受法皇依私之要奉催君之可

機欽之由思食之故有此勅報欽攝政之奏

請可謂不足言欽不



停下官院邊踈遠不請逐日陪增成恐之處  
此次亦頗存升也或人云今度義經及逐及  
賴朝追討之宣下之間更思食令人云申狀  
之處下官議奏之旨始終符合之由亦最慮  
顯然也云々又此沙汰之間壞政被申之旨  
不足言非管轄之器量之由御覽取筆云々  
万更只可任運也不趨不媚存慶存忠一生  
之昇沉只奉任佛神者也

廿四日 癸卯 天晴童女御覽也申剋大將

奏内直衣

萌黃龜甲浮文織物出衣

半葦車隨身土賜

冠名絡裝束秉燭之後歸來御覽只内府許

也通資雖領狀逐奏之間不被待云々若可

被待具狀奏入公卿 大將權中納言

隆忠願實云々

隆忠梅厚衣賴實藤芳厚衣唐物云々

新葺祭上御

賴實御云々

此日隆職未

賴朝宣下之間更頗有忿怒

之氣之由上洛武士所申也  
傳聞賴朝孝父北条四郎時改今日入洛其  
勢千騎云々近國亦可為件武士之進止之  
由岡卷誼敬  
廿五日甲辰雨下豐明宴會也大將欲參陣  
昨日次并去大裏云大之處午刻召使來觸  
納言不奏可出任云々  
云大舟記賴業申云今日内并堀川大納言  
所被參也云々仍大將不參陣其由以消息

觸光雅朝臣了  
傳聞御前試夜少將雅行与侍從定家有闘  
諍莫雅行嘲哂定家之間頗及盃吹仍定家  
不堪忿怒以脂燭步雅行了或云步依此莫  
面云々  
定家除籍争云々  
及子夜向堂依方遠也  
廿六日乙巳天晴早且歸自堂辰刻大夫史  
隆職来云昨日或武士語示云賴朝追討之

宣旨奉行之人不可損忘云々此更還不被  
言受議奏之人猶以非重科况奉行之弁史  
或但近代之更依聊更及逐捕此案極以有  
其恐云々又云去夜自鎌倉奏誣弼許有  
書札於院御所相尋之處當時不祇復之由  
人々吾之干時大怒投文莒於中門扉遂電  
了仍定長披作文莒奏聞其趣人不知云々  
此日中御門大納言息左兵衛依宗國始被

未余及大將諂之件武衛与櫛三畏於甘房  
方  
午剋右少弁定長為法皇御使未余呼簾前  
逢之定長与書札一通作云賴朝申狀如  
此召向子細於奏誣取陳狀可違欵又無  
左右可被行罪科欵可令計申者  
披見賴朝書札之處先立文表書云大藏卿  
歷御返更其下無署名其内狀云行家義

徒謀殺妄為天魔者為佛法成妨於人倫致  
煩者也賴朝降伏數多之朝敵奉任世務於  
君之忠何忽妄及逆非指 叢慮之被下院  
宣哉云行家云義經已取之間諸國裏弊人  
氏滅亡歎仍言上如件云云時時得來出  
申云以披陣狀被作違雖普通之儀一切無  
沙汰斷可有怨哉否之系又以雖知只在劫  
定執中於此妄者殊以不可及地人討偏可

在叢慮者

今日內藏人表大將分表次日臨時祭可進  
絳立御馬也云云可進一足之由申云

廿七日 丙午 天晴藤中納言定能鄉表誅

世間妄又語蒞會之間妄內弁堀川大納言  
忠親弁弁上鄉權中納言隆忠內弁作法不

審等

一彼日終日雨下入夜雖雨脚休其地甚濕

而官裝御裝束於晴仍內弁裝束司不候

同云今日兩日也可奉仕兩儀御裝束之

處設晴儀之糸若御定致頭弁申云非御定

只依兩止官存晴儀欵但庭上水溢晴儀不

可叶仍內弁召大夫史并依無可奉仕兩

儀之由由不不奏仰之但於外弁座者不可改

之大內之儀晴兩儀無差別之故也者仍不

改外弁裝束概以為晴儀云云

余案之南庭裝束者用兩儀外弁裝束者

為晴儀之例古今未聞大內者長玉門東

一腋已廊內也何可有晴兩之差哉仍全不

是准據改御裝束於兩儀云云以云外

弁獨為晴儀之受太無謂然之間外弁上

一御下襲袍也云云

一奏入之奏議三人所役四受而今一受

別台當大使言不足召仕小忌云云此受不耳心二

人參入之時獨以右可  
仕止忘復之奏議一人參入之時受欽  
一改大言座之時內弁自召內呈作之  
大臣內弁之時作奏議也糾言之時可如此  
欽先例不審可尋之  
一國柄二職作之時不居座奏受由  
召作御酒初便云  
人強不可勤欽於內弁官奏除目叙位者

雅之非可行之莫欽如此之秘受受誰人詭  
武  
一系中間入御之時令撤御膳  
外弁不審等  
一不同式部彈正  
一列立之時忘叩揖  
更揖  
一不忌上鄉儀御前奉仕御裝束其間奏議

一人極候諸鄉向升年之時只為先奏議可  
看之處教待賴實鄉甚無所據云如此之莫  
未練之令然也  
今又大将方密人有詩哥  
廿八日丁未陰晴不定傳聞賴朝代官北  
糸丸今夜可謂經房云定午重复未飲  
又聞伴北糸丸以下帝從去相方賜五錢山  
陰山陽南海西海諸國不論庄土可免催兵

糧五別非喜兵糧之催惣以可知行田地云

之允非言語之所及

廿九日戊申陰晴不定傳聞昨日法皇先日

被作遷之趣重被達撰政今度宜以勅定被

作云云而猶以無業引

廿日己酉陰晴不定此日賀茂臨時祭也大

將中將相伴奏内大将前駈四人大将為上看

奏宣年使季雜朝臣云中將看壁下

座又執柳頭花云々秉燭之後莫了相具奏  
法成寺御八講撰政被奏各立行香云々莫刻  
歸來今夜克長未聊有告示莫聞東所知作  
付青侍克景上洛於賴朝邊有聞及莫當時  
在駿河秦經卿殊結意趣又射山不可知食  
天下莫之據令存云々此莫尤不便莫款可  
頃前車之覆誠云々  
今日有地震戊刻今日天文傳士廣基未申

天復符合莫去廿三日月北悅者埋丙秦經  
有莫尤可恐云々

十二月天未申

一日庚戌陰晴不定依八奉院御佛名大將

參身羽於御堂有此莫仍撤釵笏云々

子刻歸來今夜範季未有告示莫

二日辛丑陰晴不定寬余法眼并子僧亦

為余見竄上之若夢云々各注進之在別紙

可蒙神德之奉炳焉作而可信



三日壬子天晴召家實示春日神人莫能據

政之許傳聞泰銓未七日可向南東是非彼

搦召之儀進而為陳謝行向云々但是聞內

儀進而所看途致逐不可道得之故也侍從

能成九部一腹今旦相具保田子男下向

了云々猶人云々多可換忘之由風吹云々

四日壬子天晴申刻大外記賴業未公朝持

奏賴朝返札之後院中頗安堵其狀有和顏

之趣云々賴業所語也

留師案方未大將分授樂

耳列

又大內記長守已下儒士兩三不朝而會有

百韻連句并當座詩未

五日甲寅天晴故女院御忘日也女房先奏

室相次大將奏入其後余以輿自岡路奏向

導師慶智僧都顯名僧本籠僧也其中忠云

入減之晉召銓田公卿只大將一人也著佛

前座又取布施也直示殿上人季經朝臣已下

衣冠或布衣少例時了引布施其後有恒

例終勤講

此日未九日可奏院御佛名之由催大將中

將未

六日乙卯朝間天晴午後霰降今日納日精

進齋有乞夢夏

七日丙辰天晴此日書願書遣寬兼法眼之

許依恐世間怖畏為啓向御社也入夜先

長束誤世間雜夏

今晚女房大將又女房三位等同時見吉夢

昨日乞夢之祈請靈驗揭尊者牧

八日己丁天晴明基未授律於大將宗賢同

未授笛或人云泰經親宗未之所領自賴朝

之行可泣送之由作遣此希之許云云兩人

損元決定飲云云所宛諸國之兵糧皆可募

官物内之由不知之向庄土之運上不通人  
命殆不可待元正云々非言語之所及  
九日戊午雪降院主典代佛名延引十五日  
之由来告大將中將未申到院主典代景信  
十日己未陰晴不定申到院主典代景信  
来職申拜奏着衣冠先申申由於大將歸出  
取祿之練被物一重也須重次又申三位中將  
方歸出同授祿共於中門外給之也是先日

穢中兩人補院司之由来告仍穢以後可来  
之由作舍仍所来也今日依日次宜也中將  
昨今有風病氣申今日庚申天晴自今日三箇日鞞幣帛於  
十一日庚申天晴自今日三箇日鞞幣帛於  
春日御社仍卯刻先浴之後着衣冠降庭候後  
陰陽師時克浩信季信克信其後取笏兩段  
各布衣陰陽師首衣冠也其後取笏兩段  
再拜幣物相副串無將之路送權頭祐忠  
之許正預有政死去之後祈三箇日新一度

遣之明日明後日各辰刻可奉獻之由作遣  
之今日終日神事女房  
大將中將姫君皆有服假事 奉祈所息入道  
去六日逝去  
仍今旦後以前各向堂女房中將姫君余後  
之後除服早一  
大將者依為室裏日今日不除之明日可除  
服也仍大將獨留堂明日除服之後可歸來  
殘三人今日歸來

今日又缺金小笠 カサ也 於御社一日以依  
夢告也余祈書銘祈願之趣也又御幣之手  
以水同書所祈是故女院御教也先蹤必成  
就所願事 云々  
十二日 辛酉 朝兩神奇 云々  
傳聞去夜自賴朝之行送使於經房御許急  
能云々被下追討賴朝宣旨之間事猶懽申  
云々此一兩日公顯僧正入浴 云々



奉輕慢云々

國緋八十疋白布十段

馬引

物是

此次申北面下蔭五人可被追却之由

云々但如此事多謬說追可尋一定後聞供

物無實云々

傳聞縫房卿正月七日看進為御使可赴聞

東云々後聞賴朝進物秀平所進云々名所

件書札申云日來風聞事已有其實仍為證

文苗之云々

十五日

甲子

今日每月所作終日念誦也

定能卿來語云下北面革勤當事依土肥北

系市申批更免除云々勿論事欵未云々

此日院御佛名也大將奏入先申院司慶

右少年定長為申次進立中門申事由歸末

作因食之由拜舞之後昇儀殿上

必儀殿上例也

其後人々奏集兼雅卿為上着云々事訖行

香祿市之後退出兼雅忠親大將三人取祿

正月依御忌月二月可有朝覲行幸仍今夜  
不被定行幸雜事也近例正月有行幸之時  
必御佛名次有其定<sub>者</sub>也  
十六日<sub>乙丑</sub>頭弁之許送人之<sub>中</sub>申文依明  
日京官除日也返札云除日延引未<sub>可</sub>四日  
可被行<sub>之</sub>信今日大將<sub>辭</sub>有不豫事<sub>亦</sub>出  
十七日<sub>丙寅</sub>克長朝臣來語三<sub>去</sub>夜謁<sub>經</sub>

唐<sub>御</sub>謾語世上事<sub>也</sub>法皇不可知<sub>食</sub>天  
下之樣有<sub>内</sub>御氣色<sub>之</sub>向<sub>為</sub>被<sub>作</sub>件事  
連房<sub>為</sub>御便<sub>可</sub>下<sub>向</sub>關東<sub>之</sub>由有<sub>而</sub>勅定<sub>再</sub>  
三<sub>辭</sub>申<sub>猶</sub>無<sub>許</sub>容<sub>仍</sub>此<sub>奈</sub>可<sub>被</sub>作<sub>合</sub>人之<sub>之</sub>  
由<sub>令</sub>申<sub>然</sub>而<sub>他</sub>人<sub>一</sub>切<sub>無</sub>可<sub>當</sub>其<sub>仁</sub>之<sub>人</sub>不  
可<sub>及</sub>議<sub>定</sub>之<sub>由</sub>重<sub>有</sub>係<sub>仍</sub>於<sub>今</sub>者<sub>可</sub>行<sub>向</sub>之  
儀<sub>也</sub>遂<sub>遣</sub>觸<sub>了</sub>正月十六日<sub>可</sub>看<sub>途</sub>之<sub>也</sub>  
此外種<sub>之</sub>有<sub>所</sub>謾<sub>說</sub>不能<sub>具</sub>錄<sub>也</sub>

申剋五位藏人定經末作云宇仇宮黃金整  
可奉納石清水宮外寶殿之間事兩大外記  
所勘申如此何據可被行可令計申給者副被  
上取二通勘文二通被納神祇官与石清  
水外寶殿何苦哉之由被行軒廊御卜官寮  
共上申石清見披文書去退可令申之由吾  
水吉之由也  
下箇文書亦了下箇今日在宣持末新曆其次召前向本道故實  
末在宣於當道之末代之名士也可護養

今夜宿寢勝金剛院內定法寺以彼所為本  
所之故也廿五日全宿此宅而東築垣可候  
理覆与依當東方大將軍為移忌所宿本所  
也於本所者一夜其忌付之故也  
十八日丁卯大外記賴業注送云昨日彼  
行解官在大臣下知師尚云人志之者  
大藏卿爰備後權守高階朝臣奏經  
右馬頭高階朝臣經仲



中侍從藤原朝臣部... 能成... 越前守... 高階朝臣隆延... 少內記大新中原... 信康... 九大臣宣奉... 勅件出人... 宣令解却見... 任者... 治元年... 二月十七日... 大外記中原師... 尚奉... 今朝早且自定... 法素歸表...

大將依猶不快... 今夜... 在宣令行土公鬼氣

十九日... 天晴... 親雅可定... 申荷前事之

由催右大將依所... 申其由了... 內藏頭... 家

朝臣相... 其息家... 生年七歲... 去十月末... 召家

幸於前... 給作物... 其父於余... 頗雖為不忠之者

其息為賴輔... 入道之孫... 仍殊所召前也

入夜有他行事... 定遍法務... 東寺... 昨日入

減旱山忠雅又忠雲法平也公予玄比入減三

廿日己西下風吹未剋大地震雖不及

七月之震普通無比類之動也其後連二六

夕度相并七夕度震動此震非他武士諸國

押領之微也日本國之有無只在今冬明春

歛已及獲麟歛訓月錄下多中尚年年

先日定經所來回之字依宮黃金事注折紙

今日送之亦文書亦返遣了云以士公以是

件折紙狀如此折其亦亦亦亦亦亦亦

依宮黃金可被奉納石清水外寶殿向

津津亦亦亦亦亦亦亦亦

外記勘申旨先規雖不詳准擬粗有例化件

亦之趣可被計行歛八幡壘御宮幸尤雖足

准擬彼者新造之器也是者擬御躰之神室

也尊崇之儀輕重不詳歛神祇官供奉并可

被行大後之儀賴業勘奏尤可被擬用歛可

彼新造宮并奉橫之趣師尚申批又以不可  
及異議歟但黃金本納香爐宮云々其魅暗  
雖知被尋本宮之糸忽不可叶仍只追黃金  
之寸法先新造其宮可被納奉橫也抑八幡  
壘御宮破損之時度々有奉幣今度又奉為  
新儀奉納之奉幣以前先可被告申歟但彼  
例依公卿之議設新造之宮沙汰之趣神慮  
雖測破損之糸非無其恐仍旁所被告謝也

於今度者彼行御下畢官寮共申最吉之由  
神告之糸已無疑殆加之件黃金奉達天  
聽之後依世上之騷亂有沙汰之權急過事  
定議決者雖一日早速可被奉遣也於良平  
之任宅送若下之日月深以有其恐之故也  
而有再三之奉幣者定為遲緩之因緣歟仍  
雖無彙日之使豫定其日殊作宮寺令致祈  
請歲内被急奉納自叶神慮者歟奉送本宮

之儀退可有議定化彼宮之監行我朝之重  
事也先日被尋問之時粗言上旨趣早勤諸  
道訪群議殊可有其沙汰也  
廿一日 庚午 正人定賢未申右近將監所  
望之由  
廿二日 辛未 愚息小兒 七歲 密奏詣春  
日初度也所付僧正之小童也明曉可奏詣  
御社仍今日所下向也

廿三日 壬申 天晴時小雪華雅  
瑞未右以謁之  
大外記賴業申送云明日左相府上表  
年来全無避職之心人也而忽此儀出未其  
故如例若依追討宣旨事賴朝成恐之由風  
聞之間恐而被辭致事甚似周章猶過此時  
可被辭道致今日漸有聞及事次第勿論

人壽長集 天晴年 冠石 中 并 光長 朝臣

入夜克長未

今日候後降庭遙拜太神宮依有所思也

廿四日美酉此日京官除目也執筆兼克

弼云心云云此日京官除目也執筆兼克

廿五日見聞事盛房任宮内大輔出未其

以八条院未给与親經相轉也又明法博士

明基元道此西事下官所推举也

又實家弼任皇后宮權大夫此外無指事示

此夜自左大臣大炊御白亭還幸田院亭有

家賞其息中納言賴實弼叙正二位實宗隆

忠兩卿為不被超越臨時叙之

入夜雪降及深更甚降積地及五六寸

廿六日乙亥夜雪高積殆及尺近年之間

景少之甚雪也大将方企雪山忠武持爰

雖此夜下名云云依有記一

廿七日丙子天晴午刻右中弁克長朝臣

持未賴朝拜書札并折紙亦如夢如幻依為  
珍事為後鑒續加之  
賴朝書狀  
言上  
右言上日來之次平侯者定子細事長侯歛  
但平家奉旨君旁奉結遺恨偏企盪吹作  
世以無隱侯今始不能言上侯而賴朝為伊

豆流又雖不蒙指御定忽廻籌策可追討  
御歎之由今結構候之間  
御運令然之上勲功不空始終令討平侯  
伏敵於誅奉世於君日來之本意相叶公  
私依恍惚給候先不待平家追討之尤右為  
停近國十一箇國武士之振籍卷上三人使  
者久經國平侯天猶私下知依有恐一賜  
院宣可成歎之由仰合候了仍彼國振籍大

畧令沙汰鎮倭之後依別倚重又件使者畧  
被下遣鎮西四國倭已賜給亦與一賜  
院宜令進發倭了如此之間種直隆直種遠  
秀遠之所領者依為沒官之所任先例可置  
沙汰人職之由雖令存倭且先年申事由尚  
輒干今不成敗倭何況自余之所不及成敗  
倭如近因沙汰任別之間並惟偏在豈以作  
院宜可鎮旁狼藉之由兼令存知倭之處不

審次亦出來倭天以義經補九國之地頭以  
行家被補四國之地頭倭之系前後之間事  
与心相遠彼輩各相怨其栖巧非分之謀今  
下向倭之剋雖無指委攻之敵天譴雖遙柔  
船解纜之時入海浮浪即從春屬弔時令滅  
亡之系誠非人力之所及已是神明之御計  
也而彼兩人其身未出來晦跡逐電旁分于  
今尋來倭之間國之庄之門之戶之山之寺

定狼籍之事亦俟欽召取俟之後何不相  
鎮俟或但於今者諸國在茵平均可尋沙汰  
也地頭職俟也其故者是全非思身之利涸  
俟土民式倉身惡之意值過謀反之輩俟或  
就昭人之武士寄事於左右動現奇恠俟不  
致其用意俟者向後定無四度計俟欽然者  
雖伊豫國俟不論在士可成敗地頭之輩俟  
也但其後先例有限正統上下國俟本案雜

事若致對捍若致懈怠俟者殊加誠無其妨  
任法可致沙汰俟也兼可令御心得此旨給  
俟兼又當時可被俾下俟事愚意之所及乍  
恐注折帛謹以進上之一通院奏折令付  
師中細言弼俟了今度天下之草創也尤可  
被究行測源俟殊可令申沙汰給也天之所  
令奉与也全不可及御業俟以此旨可令渡  
申右大臣廢給之批謹言上如件



中武文治元年十二月六日賴朝在刊

謹上右中弁殿

取元礼身批系其故言是也取或言天身酒  
取中逐言上動是之其後通其某國其公使  
同意謀及人行家義經之事先可被解官追  
却文名注折紙謹以進覽之一通以院奏新  
令付帥中納言卿假也及尸孫成範歸者同  
意被軍假之由雖兼及假依為御錄人輒不

一申左右儀定御計假物恐惶謹云

折紙批云本入不可言其由也其下

一可有御沙汰事其外其外其外其外

一外議奏云卿

右大臣可被下內覽宣旨信內大臣

權大納言實房卿之願武宗家卿

一參給麻身忠親卿

權中納言實家卿

通親卿

新中論言經房鄉人日 弟光錄

參議雅長錄

已上鄉相朝務之間先始自神祇次至

古于諸道依彼議奏可彼討行之

一據錄事公卿

可彼下內覽或宣旨於有大臣之但於氏

和長者本人不可有相違也

一奉欲藏人頭

光長朝臣

弟忠朝臣

二人相並可被補次光雅朝臣被下追

討宣旨天下草創之時不吉之職

一事也早可被停廢之

一院院御殿別當

朝方鄉本奉行之職也可被還補次

一 大藏卿

宗賴朝臣可被任之

一 京弁官事

親經可被採用欵

一 右馬頭

一 侍從公依可任之

一 左大史

日向守廣房在任國可被任之隆職成追

討之宣旨天下草創之時禁恐可候者也

仍可被停蔽

一 國事

一 伊豫事 右大臣御沙汰

一 越前

石見

教中

為作

因情

近江

和泉官事 光長朝臣可給之

陸奧可被採 兼忠朝臣可給之

豐後馬頭 曾安朝臣可給之

賴朝欲申 治其故者云 國司云 國人同

意行家義 經謀及仍為令 尋沙汰其黨

類欲令 知行國務之 隆職成道

一 關官事言天下 可候者也

一 撰定器量可被採用之

十二月六日 賴朝在判

解官事及 院未

奏議親宗大藏 經刑部 經刑部 經刑部

右大弁克雅刑部 經刑部 經刑部

右馬頭經仲左馬 權頭業忠左馬

左大史隆職左大史 隆職左大史

左衛門尉知康左衛門 信威左衛門

信實左衛門 時成左衛門

兵庫頭章綱

其同意行家義詮致亂天下之臣也早  
解官見任可被追却之兼又此外行家  
義詮家人追從勸誘之客相尋深於  
官位事者一可被解官停廢之其  
僧陰陽師之類相妄有其聞同可有追  
却之

十二月六日賴朝

在刊

此夏帝以不可然仍指遣詮等及晚未付  
件卿進消息折紙於院其上申固辭之  
細其狀云自賴朝拜許在遣旨如此須待  
下之處近日武士奏請夏不論是非有施行  
仍若無左右被宣下者後悔無益仍忌悼  
逸以所言上也似不肯之身當重任之仁雖  
似可悅不當非一先此夏依何夏其沙汰出  
未哉由緒不審如申狀者天下之草創也可

究其改道之淵源之已是可鎮亂致治歟  
而內覽兩人之系偏縉亂之源也敢非靜謐  
之計延喜仁平之例古今彙少之非擬也醍  
醐帝王者雖我朝無双之聖代以管函相夏  
為矣是則其權分二之故也鳥羽法皇者末代  
之賢主也而依託寵賞惡之臣是也宇治左大臣  
顯可代之失保元以後天下亂逆論其源非  
因仁平之兩權哉上古中古治政之代其亂

猶如此末代末世亂逆之令其禍又不可疑  
歟致治似求亂譬猶加薪求焰消梓水期流  
清一是帝王改者兼鑒持末塞其亂待其治者  
也當時天下之編素以延喜仁平之例偏處  
不吉殆及忌諱世忌其例人斷其望之處此  
時若貽其例者後代為例繼踵不絕歟亡國  
之基無適於斯豈以人君之政萌亂亡之源  
哉二是成人御時以可覽天子之久書先解委

仁之臣謂之內覽知主之儀攝政就南面代  
君攝天子之政仍攝政之時別置內覽之臣  
者以可覽攝政之文書先可觸內覽之人以  
之謂之堪政與內覽殆似有君臣之禮加之  
叙位除目官奏事於攝政之直慮所行也其  
外有內覽臣者相命又於彼直慮可行欽虜  
以無其謂仍古未未有此例縱雖無例有叶  
物議更者立法是聖代之流例也於此更者

依無理又無別緣底忘當時後代之禍禮可  
被行台今全例之新儀哉三是縱雖有三今之  
非據若致五機之怨望者以為一人理法之  
謂可有此議歟而亂世之執權愚心全不欲  
者也然則為世為君為身此更物無所據固  
辭之趣如此之由須被作遣開東也者經房  
鄉云賴朝卿所申抽賞刑罰其更已多必悉  
不可叶全最慮然而偏任彼奏請係可被行

今人而至于此大妄被作返子細者定亦彼  
意趣欤此系何樣可作遣年其勅定之趣定  
如此欤仍乍恐為存知所驚申也者余云此  
妄奉為上全以不可及御煩其故者省刑作  
賞者可乖妄請之旨趣尤可有御猶豫至此  
妄者可蒙息之者自致辭道具述子細於被  
作遣其趣者敢不可為君御擇留若有權  
臣之懽者恐可在愚臣者也只理可被作遣

之由可被奏聞者縫房伏理歸奉又以光長  
申據政云賴朝申送旨縫院奏了若有被  
宣下妄者令侍重院宣給哉暗非可有御擇  
留院宣之儀只申達子細之間片時可被相  
侍於宣下之後者無由于奏聞之故也此莫雖不  
可必熱縫房 申云此莫已以定長早可被宣  
下之由被申據政了然者先被申殿下次牙  
直欽云及妄刻光長歸奉云呼野相共先  
仍所申也 奏院縫房被作付了趣付定長具以奏聞作



云先例之有無不可及議自爾東恣行任官  
解官事言上之系有先例豈欽此上豈可復  
不可及沙汰只任彼申旨可被宣下也者豈  
申云須尋奏之虞豈報所豈殊無術豈夜已及  
三更豈用劫語之趣豈已為豈豈且可申此  
申之者豈所申付豈於院雖兼不被許御辭退之  
充長也豈云豈由依不可點止猶奏殿下而一有情不程候  
作天之處定長為院御便奏上豈先是豈九以豈奏  
御使尋出近習者一人申入付件傳奏之人  
也

申奏入之由定長先奏御前歸奏院之後依  
白充長又奏御前尋申子細畢豈攝政返豈  
者此豈已御定切了此上於中雖片時雖作  
只可有遺通也豈云豈今日次亦如此豈云豈又  
云定長密語云攝政披見折紙狀云此豈如  
狀不限內覽一豈欽於氏長者豈不可有相  
遠之由已載之豈知相遠豈決定在之欽仍  
此豈奉行宣下猶以有恐只自院直作上尋

可被宣下致云云而院作三如快者二人内

覽トコノ見クニ不可及不審云々

廿八日丁丑天晴外刻着鳥帽直衣奏院定

能弼可奏會之由豫觸之而遲奏親信弼自

然奏入以件人敬入見奏之處隱而不出未

又可謂法皇愛毒号丹後近日朝務之由以

前駭親件男有緣於被雖相觸稱無便宜

不謂疑有法皇之制止致旆以孝恐延教刻

定能弼奏入以件人申奏入之由無左右作

被向定長奏否申未奏之由有可遣召之作

仍遣召云々此回陳所思便宜之時可達

教聞之由示定能弼小時定長奏入即奏御

前了歸來傳新勅語曰近日上臈職更不出

仁光雅解官雅賢又仍作五位職更已宣下

了其實未被宣下召親自賴朝之許所申

更一事無遠乱可令致沙汰者余件此係申

所存畢

其趣毒細  
不能是錄

昨日以經房所申之三五

系不能重奏今日所申者只自

更更非本意之由并密通東之疑恐申之

趣亦也內求權臣之媚外表謙退之詞欣之

由歡慮疑思食之系深耻思之故也歸來示

無許容之旨如此奏請任及及三四及逐不

兼分明之執答只逐麟之天氣也此間定

能語云定長謁余之間得便恒欲奏余所不

而不可奏之由有係奉彼追立了云云餘以

怖畏不能左右其後矣八系院御方謁女房

退出了

入夜藏人少補親經未傳院宣之任官解

却未更係攬政之處申不可下知之由汝慙

可奉行之余申云嚴臣奉行之余未得其心

若為上拜可奏陣欽然者上表之後未返預

其表前官之者不能奉行公更又係執政之

儀可加下知欽詔件系者今日奏入述所思  
致固辭不承分明之俾退出未被下件宣旨  
以前雜妄奉行如何縱雖被下宣旨不見吉  
書以前先例如此莫不執行者也乞俾旁以  
無其理若是傳言之誤欽慙可返奏此趣者  
親經奏了

抑今日請謁法皇愛妄誠可謂忌廉耻但深  
有所思慮者也其故何者自去治承三年以

來武權偏奪君威恣行朝務因之天下之  
貴賤只恐彼權不審君命小臣獨不媚權臣  
不朝憲以之為德作佛神咸應而依說臣  
之一言偏被類斯邪諸倭之輩之至進而有  
恐退而有耻仍為顯陰德之深故昭陽狂之  
名者也有情之人定案此案欽况天道哉况  
佛神哉當時一旦之誹謗更不為苦耳  
廿九日 戊寅 午刻親經來傳下院宣云任官

解任莫亦猶可申子細是非可執行之儀所  
申尤有其謂只依之數意不決所被作合也  
子其子細等以出後外來事亦宜先不  
一自開東皆悉注進任人而置奏議之閣  
一不任于人雅賢朝臣不入解却之內而  
一又付其替此回進退如何欲任雅賢於  
一奏議不載錄倉之奉任欲從其職於解  
一却已漏罪科之注文左右之間宜計奏

者  
申云已不載解任之折紙委知無罪科款仍  
宜被奪其職之系於理不可然為人為款款  
須被任奏議之處願官亦撰定商量可被計  
任之由載後意見之狀雅賢已為貫看雖非  
可嫌以座猶可有思慮款一切不知誤字之  
人爭居以座式然  
而此系不出詞思案之所及被叙三品為上計款但  
此上左右在

初定者

一、并官轉任受如何

申云只任次亦不被轉任欵不可及異議者

親經歸奏又馳歸示云雅賢受所申可然但

可被回祖父入道又猶可討申者

申云子細先度申了而被回祖父者可被用

彼申狀之故欵其上有怨于重奏但若被尋

下所申者猶三品可恒之由可被奏者

親經云

房鄉當時在後衙所以座可恒之樣今申若

叙三品者可資之慈多此申狀甚奇

異也只當此時為叶御意又云并官轉任者

及資賞七之心欵

所被尋作者尤少并基親可任權右中并欵

又親經可任權右少并欵此兩案也云云余

申云左右只可在御定全不可及煩受欵但

任普通之儀基親轉權右中并何受有忒雖

少受為有人慶也者今朝史賴清大并記賴

業亦持末內覽宣旨去夜深更被宣下仍今

且所持奏也云々右不被見後日自是告俾  
之日可持來之由示之聊有所思之故也且  
又康和保安之例以件宣旨用外記方吉書  
而年内不可見吉書且為兼係之例之上内  
又有所思之故也仍明春撰日可見吉書彼  
時為用外記方吉書今日所不可見也  
賴業親筆右相諸云余去年上辭表了其  
後可被返之由有院宣而余再三辭道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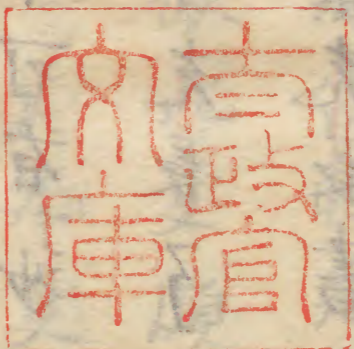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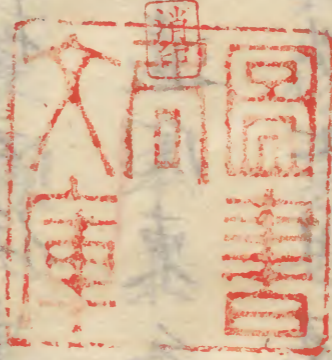
返給空証兩年了忽被下此宣旨理須先  
被返件表而後及五更不能催中使又依此  
更難採留宣旨之間各相議竊以木官載  
宣旨了件表先以返給了也由可披露也云  
々近代之更此程沙汰全不可為後難之由  
上卿已下議定云々余不知此更暗被載本  
官了更不能申是非更頗雖不穩又不及私  
之進退更歎

今夜被行任官解官亦云々  
廿日己卯披見聞書之處雅實被任參議是  
祖父急望之上經房之層吻云々  
太異樣矣也經房者當時弼相之中頗為大  
人之由年未存之依此矣頗見某心操了雖  
為少矣顯心底者也其外矣閱東折紙書  
今日自開東飛脚到來其狀云大藏卿奏經  
刑部卿賴經亦同意行家義經者也早可被

處遠流一人伊豆一人安房云々可付經房  
之由作充長了件狀送充  
長許也充長以書狀送師  
卿返札云任申請早可有沙汰云々以件狀  
可作遣閱東之由作充長了  
又去廿七日返矣案充長書進之少々加取  
捨返給了明曉可遣云々  
招定能弼示合法皇逆鱗之間矣予以其息  
親能弼可申入之由示付了惟准思食義仲



之時入道 閱白執朝務之例之糸無極許也  
蒼天在須 史無過急者也



*[Faint bleed-through text from the reverse side of the page, including characters like '史無過急' and '蒼天在須']*

